

热气腾腾的年夜饭，亲人团聚的笑脸，花炮与花灯，年画与春联……春节是从点点滴滴、丰富多彩细节烘托出节日的氛围，暖身又暖心。春节到来之际，本版推出春节专版，以飨读者，并在此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拜年。——编者

# 过年的花炮和花灯

肖复兴



我们中国传统过年，讲究放花炮和挂花灯。一是震天的声响，一是绚烂的灯光，有声有色，从除夕之夜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热闹闹闹，将春节这一幕大戏渲染殆尽。

除夕之夜，花炮最响，响彻长夜，一直到黎明，有着驱除陈年旧疾辞旧迎新的古老底蕴。这种辞旧迎新，是人们之所以要过年的传统之意。花炮自古就有，虽岁月更迭变化很多，但中心主旨始终未变，便是得有花有响，既要听得见，也要看得见。听得见的叫炮，亦叫炮竹或爆竹；看得见的叫花，亦叫礼花或烟花。过去，民间传说“年”是鬼，听，便是给“年”这个鬼听的，让鬼闻风丧胆而逃，别再到新的一年来捣乱；看，则是给我们自己看的，看得见美好的一面，随新春向我们走来，和我们撞个满怀花开。

花炮多种多样，没钱的人放小鞭，放小火花；有点儿钱的富裕主儿，放二踢脚，放窜天猴。小鞭一挂，一百头、两百头或五百头乃至更多不等，长长的挂在竹竿上，用香点着，噼噼啪啪，炒豆儿似的，响成一片，落红一地，是过年时最富有年味儿的一幅年画。小人花，是一种很小的花，点燃之后，火花四射，不过，很快消失。二踢脚，是点燃之后，在地上响一声，蹦到空中再响一声。二踢脚有大有小，大的有小胳膊腿儿，称之为“麻雷子”，得是胆子大的人才敢放。当着一列众人，胆大者故意把“麻雷子”拿在手中，用香火点着捻子，“麻雷子”从手掌心一下子动如脱兔般窜到天上，“砰——兵”连响两声炸雷，惊得众人拍手叫好。“窜天猴”，是一种礼花，长长的，燃放之后，火箭炮一样飞出，色彩缤纷礼花，在夜空中盛开一朵或几朵，此起彼伏，犹如四散倒垂的菊花。

我小时候，家里生活拮据，和几个小孩一起凑钱买一挂小鞭，每人分二三十粒，舍不得一口气放完，一粒一粒拿在手里，点着之后立刻扔出去听响。有时候，会把它插在雪地上放，不仅听响，还能看见雪地冒出火星，红白相衬，分外好看，让普通的小鞭也有了点儿花的意趣。

我们管小人花叫“吡花”，是说它“吡”的一下，很快就没有了。这是对那些买得起小人花的孩子故意鄙夷不屑的话，其实，是自己没钱而故作清高。但过年怎么能只放炮，不放花呢？就像过年怎么能只吃饺子不吃年糕呢？我们便买一种跟仁丹大小的花，是用一层薄薄的泥，裹着一点儿火药面，灰灰的，跟耗子皮一样的颜色，叫做“耗子屎”。两分钱能买好多粒。虽然，它们比“吡花”还要命短，有时还没来得

及看见它那萤火虫般丁点儿的光亮，它就消失在夜色之中了。但是，我们还是追逐在它们的后面欢叫不止。

老北京，最讲究放花放炮的，得属放花盒子。当然，这得不是有钱的阔主儿了。我小时候，放得起花盒子的，是大栅栏里同仁堂和瑞蚨祥这样有气派的店家。在他们的店门前，搭起高高的铁架子，堆起小山一样的花盒子，还没放呢，就先声夺人，气势不凡。我们一帮小孩子早早围上去，眼巴巴地等待着大戏开演。《春明岁时记》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富豪家演放花盒，先是市中搭芦棚于道侧，买各色花盒爆竹堆挂如山，形式各异，指不胜屈，其盒于晚间月下火燃机发，则盒中人物花鸟坠落如挂，历历分明，移时始设，谓之一层大盒有至数层者，其花则万朵零落，千灯四散，新奇妙制，殊难意会。”

花盒子是一种把烟花、鞭炮在一起放的种类，两者结合，彼此呼应，相互的功能整合一起，算是花炮的升级版。它像是多层宝塔，每放一层的时候，呈现出的礼花色彩纷呈各异，还会从中迸出一幅大喜字，类如福禄寿喜之类的拜年话。当年北京城做花盒子最有名的店铺，叫吉庆堂。掌柜的曾专门为慈禧太后做过花盒子，进宫里放过，因此被赐为六品顶戴内廷供奉。他最得意之作，是做了一个9层高的花盒子，那花盒子里绘有彩画，内含机关，一层层并非一般的花盒子只是单摆浮搁的热闹，彼此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它的一层层却是如链条一样，前后紧紧连接起来，就是一整出连台本的大戏。点燃之后，每一层纷纷升腾，一层落下的是戏里的一个场面，这个场面和下一个场面犬牙交错一起，如层层剥笋，如环环相扣，如叠叠生波，最后是一团团灯火灿烂。那场面，别说让老佛爷看呆了，搁到现在，就是想想，也是分外绚烂夺目，令人向往的。

在老北京过年，少不了挂灯笼。挂灯笼，也还有驱邪避灾之意，灯笼是要彻夜点亮的，这样的意思就更加明显，因为包括病灾人祸等一切的邪气，都是在暗中行走，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灯笼，可以替我们照亮它们，驱赶它们。

商家门前一般是挂大红灯笼，普通百姓家，也得挂盏纸糊的彩灯或小灯笼。我家再不富裕，我爸我妈也要买张彩纸，把屋里的电灯泡包裹起来，让它们变成彩灯，这才有点儿过年的味儿。这就像年三十的晚上再贫寒的人家，没有肉，只有烂白菜帮子，也得包一顿饺子。我则用铁丝绑住几根竹棍儿，中间插上根蜡烛，外面糊上一层彩纸，拎着它满院子满街跑，一直跑到蜡烛被风吹倒，把灯笼烧掉了为止，跑回家再糊下一个新灯笼。

在老北京，过年时候，有钱人家和店家老板买灯笼，要到廊房头条，那里被称之为灯笼街，短短的巷子里，最多的时候曾经集中了20多家灯笼铺子，可以说是鳞次栉比，更可以看出那时候北京城过年灯笼的需求量有多大。其中好多家灯笼铺子，一直开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移至珠市口，成立了北京宫灯厂。

那时，那么多灯，我和同院的孩子也愿意去那里凑热闹，不是买灯，而是看灯。看完那里的灯，我们再到后厂村。后厂村灯笼铺多，它们的门前挂着的灯笼最是讲究，映照得后厂村一条街灯火辉煌，看得人眼花缭乱，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就应该是那样的情景吧。

那时候，那么多灯，只知道看热闹，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认识的，只有一种叫做“气死风”，一种是走马灯，觉得这两种灯已经很高了。

“气死风”，只是一种简单的圆形或椭圆形提灯。说它“气死风”，是说你提着它怎么跑，风也吹不灭，不过是夸张而已。这种纸做的灯笼，跑不了

多久，只要风稍微一吹，里面的蜡烛一歪，灯笼就灭了。不过，这种“气死风”，一般物美价廉，有各种图案和造型，其中金鱼灯笼最受老幼欢迎，老人图它个年年有余的吉利，孩子则图它好看玩着痛快，即使最后被风吹得呼呼地燃成一个火球，也会让孩子在大呼小叫中获得一种难得的快乐。

走马灯，见过我们大院里有钱人家的孩子买过玩。那种灯里面有一柄纸伞，用铁丝绑着，可以转动。这是因为蜡烛点燃后，造成冷热空气流动，灯笼便不由自主地转动不停，显然比我们糊的灯笼要强很多，有点儿技术含量，一般人做不来。大了以后，读到《燕京岁时记》，才知道走马灯有大有小，小的有4面，大的有9面和12面。大者灯的四周可以工笔细描画着西厢红楼，如旋转舞台，成为了连贯的一出戏，只可抬头观赏；小者才是我们大院孩子提着满院跑。

大栅栏里老店铺门前挂着的可不是走马灯，更不会有“气死风”，也不是如今千篇一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很多是富丽堂皇的宫灯，有用细绢为面，以铁丝线掐制成为骨架的精致花灯，还有火把塔那样巨型的彩灯。得佩服中国人的智慧，简单的一盏盏灯，在艺术家的手里，可以变化万千，展现着丰富无穷的想象。读《京都风物志》，里面有这样对灯笼的记载：“其灯有大小、高矮、长短、方圆等式，有纱纸、琉璃、羊角、西洋之别，其绘人物，则三国、西游、封神、水浒、志异等图，花卉则兰菊、玫瑰、萱、竹、牡丹，禽兽则鸾凤、龙、虎以至马牛猫犬与鱼虾虫蚁等图，无不颜色鲜美，妙态纯真，品目殊多。”

在这里，人们已是看灯不是灯，有着更多象征的意义和美好祈愿在灯里面了。缤纷的灯光幻影里，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审美、性情、志趣、驱灾避祸、纳福祈愿等民俗的诸多方面，这应该是人们过年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吧。

这样多姿多彩的灯，要一直挂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时候，花炮自然还会响起，但这时候的灯却是比花炮更为重要的角色了。就如同除夕之夜花炮是过年的主角，这时候的主角已经当仁不让属于花灯，所以，这一天叫元宵节，叫上元节，又叫灯节。这一天，春节这一出大戏就要落幕了，满堂掌声响起来了，满堂观众站起来了，满堂灯光一下子亮起来了，那种火树银花、灯火通明的感觉，就像天光璀璨，就像天光猎猎，就像天光浩荡。哪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节日，有我们这里从除夕到元宵节的连台戏，唱得如此铺排堂皇？唱出我们驱灾驱邪纳福迎新最朴素最真切最渴盼的心底愿景？



## 我陪爸妈守年岁

张朝林

红、黄、绿、白、纸裱糊好的6个格子门，红红的春联贴上了，大大的红灯笼挂上了，阳光下的庭院，有了霓虹灯的感觉，喜庆的年味，在春联的映红中、大红灯笼的摇晃中更加浓烈了。

母亲张罗着年夜饭，父亲在堂屋墙上悬上了挂对，父亲撰写的书法作品，贴在两边，就连我的、弟妹的床头墙上，也贴上了父亲给我们的励志条幅，一个崭新的年岁在父亲的手中落成了。

吃完团圆饭，父亲就领着我们去看望祖先们，给他们送亮，这是父亲一生中不变的规矩。传承烟火、传承家风的规矩。父亲都要介绍这位祖先的生平、事迹、作风和品德，告诫我们不能忘根，要继承、学习先祖们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品德。他的爷，是教书先生，走南走北，教了好几代人，自学中医，脉理准，别人看不好的疑难杂症，他给号了脉，下几服中药，药到病除。

攒不住钱，口袋里有了几个，就救济了穷人。

夜幕降临，千家万户的红灯笼都亮了，整个村庄漂浮在一片红雾里。放炮的少年们，在红雾里把鞭炮放响，炸响一片银白色的雪花。一枚一枚的冲天炮，像喝醉酒的汉子，拖着白色的尾巴，摇摇摆摆上了天空，一声声炸响，夜空洒下万朵多彩烟花，慢慢落下，在红雾里消失。

母亲开始揉面团，准备包饺子了。平时舍不得开电灯的父亲，这时候把屋里屋外所有的电灯都拉开，堂屋里是一百瓦的大灯泡，亮光穿过格子门，与屋檐下的两只大红灯笼一起，把五彩的光洒在了庭院里，庭院成了缤纷的大舞台。父亲把木炭架满了火盆，红红的火苗子，陪着揉面的母亲笑，不时，总有三五朵火花炸开，在堂屋的空间里跳跃。二弟、三弟都要去城里陪他们的岳父岳母去了，我陪着父亲母亲守年岁。父亲把屋里的家具又统统擦洗一遍，灯光下的家具，闪闪发亮。父亲卖了几百斤玉米，购买了一台二手14英寸的黑白

电视机，为了营造彩色的效果，父亲不知从哪里买来一张彩色塑料纸，贴在荧屏上，塑料纸上红下绿，绿地和艳阳就固定在荧屏上了。父亲早早地调整好“彩色电视机”，等待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这时候，母亲的饺子也擀好了，圆圆的饺子皮，像一枚枚银色的圆月，落在圆月的筛子上，我们开始包饺子了。母亲手巧，先包十几个“元宝”饺子，灯光下的“元宝”射着微微的银光。母亲笑着说，来年咱家里元宝满屋。接着，母亲包出了“莲花”饺子，一朵朵盛开的莲花，簇拥着“元宝”，紧接着，母亲按照我们各自属相包出了饺子，我属老鼠，母亲属龙，8条龙栩栩如生，绕着“莲花”，大妹子属鸡，昂首挺胸的几只鸡，守着“元宝”，二弟三弟小妹的属相都捏出来了，唯独母亲自己的属相她不捏。父亲和我，笨手笨脚，只能捏出传统的饺子。

父亲一边捏饺子，一边总结一年来自己的得失，承包地里夏麦丰收了，秋季的玉米歉收了，来年准备种一季油菜和一季花生。我也把自己一

年来的教育工作做个小结，把自己来年的计划与父亲讨论。

饺子煮好了，我们围着火盆吃饺子，团团圆圆的火盆，团团圆圆地围着，团团圆圆的火苗，吻着团团圆圆的年岁。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父亲把瓜子、水果、糖果，都拿了出来，摆在茶几上，不停地催我吃。我陪着父母看春晚，陪着父母一起笑、一起议论，守着红红的火盆，守着红红的岁月，守着浓浓的亲情。父亲不停地给火盆添木炭，火盆里不停地蹦起火花，落入我的、父亲的、母亲的脖子里，灼得我们哈哈大笑。

12点的钟声敲响，我和父亲开始放炮，几千响的“大地红”围着庭院，中间摆放着一百响的礼花炮，我们同时点燃，脆啾啾的“大地红”和着春雷般的礼花炮，一起响起来，夜空璀璨，大地流银，顿时，整个村庄的鞭炮、礼炮都响起来，红的雾、白的烟、五彩的花，包裹着村庄的上下，遮住了星星。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喜炮终于停下来了，星星出来了，星空下的村庄还浸泡在淡淡的红雾里。

说起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总是和血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最早的儿时记忆是拜年。跟着父母一天至少跑两三家。同时也在父母家看着一批批的亲戚上门。每到一家或有一家上门，总是会在心里掀起一阵小兴奋和一个小高潮。“哦哟，看看谁来了，请进请进！”轰的一声，欣喜之情如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向对方奔去，在对方的心里打个转后又撞回到自己的心底。

那几天的春节假期，总是这样在白天的欢天喜地里度过，又在夜晚枕着褥子下的压岁钱入梦。之后还有一张张洗出来的照片给人带来大大的惊艳和小小的得意。照片上的我们都是穿着丰满，笑容难掩，或衬着腊梅，或抱着葫芦等新春吉祥物。过春节在我的印象是充满着甜蜜和欣喜的味道。

来到海外后，春节变得沉寂很多，却从未消失过。首先是写信和写卡片成了走亲戚的另一种形式，后来变成了写“伊妹儿”，现在变成了发微信。不管怎么变，祝福和喜悦是永远不变的。甚至因为距离的关系，亲情在心中留下的味道愈加浓厚。

3年没有回国和亲人相聚的我，今年却额外受到亲情的照拂。远在故土的表外甥借来欧洲出差的机会特意开车来看我了。

表外甥和我的关系是这样的：我外公是他的太爷爷。也就是说我母亲和他爷爷是姐弟。我和他父亲是姐弟。他的爷爷也就是我舅舅。这样的关系听起来有点复杂，实际上是非常亲的。舅舅的孙子来看我了。当他下车向我走来时，原本有点担心不知道他会长成什么样的我，却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因为我活生生地觉得是表弟向我走来了。他们父子二人长得太像，甚至我还觉得从表外甥的身上，隐隐约约看到了舅舅甚至我外公的影子，因为四代人的脸型 and 眉眼都几乎是一样的。

表外甥到达之时，我正在写有关外公也就是他太爷爷的书。我从外公的儿童时代开始写起，所以当表外甥出现并向我走来时，我竟然仿佛看到了年轻时代外公的影子。看到了外公青少年时期在苏州的旧书店和古玩店里出入的身影、侧面以及他浏览书籍时专注的神态。

血缘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外公生了四女一男。大女儿是我母亲。那唯一而又尊贵的一支男儿血脉，就是我舅舅了。舅舅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唯一的儿子我表弟继承了来自祖先的血脉，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表外甥。

能够看见来自家族的传承人，对我来说，今年这个春节完全填补了以往不能回家的缺憾。我没有想到血缘所衍生出来的亲情，在临近春节这种特殊的时刻会产生如此浓烈的味道。当我站在表外甥身边时，仿佛整个家族的前辈们都站在了我身边。这种感觉也许只有离乡的漂泊之人才能体会到吧？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见的老乡是和自己有着如此紧密血脉牵连的人呢？它带着极大的来自亲情的能量，瞬间将爱的温暖充满了我心间。这不是一次很奇妙的经历？

想当年我表弟结婚时，我正好带了8个月大的儿子回国探亲。闹新房时，大家都说让我把儿子放到婚床上去坐一坐，滚一滚。意思是希望他们婚后也能生个儿子。于是我们的儿子就坐到了表弟的婚床上。想不到一年后，他们果然生了个儿子。

春节是全家人的节日，也是家族的节日。从传统来看更是一个民族的节日。中华民族的血脉，也是在春节的喜庆里一年比一年更新的。

当我向表外甥如上述说了自己的感受时，我发现他听得有点意外。很显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他没想到自己的位置在家族的眼里有那么重要，他说：“孃孃这么一说，我感到压力好大呀！”听得我笑出了声。其实我就是想表达我对他的出现有多么的喜悦。他的来访对我来说又是多么意义重大。

其实这样的感受，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不仅仅表现在个人身上，更是表现在全体身上。以往国家每到春节临近都会派出大量的慰问演出团，给海外各地的侨胞们送去春节的问候。那时候，我们是顶着风雪也是要去看春节的。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这是来自祖国的巨大温暖和中国人同根的信念。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响起，大家一同起立向祖国致敬的时候，那种精神上的回归和认同是如此强有力地明晰于心。一个春节，就将全体华人的心都连接在一起了。

这种来自同一条炎黄血脉和同一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春节达到高峰，在人人内心所留下的感动是如此悠长绵长。它让我们在漂泊的时候有安逸，艰难的时候有安慰，孤独的时候有温暖。

什么是春节的味道？我想就像表外甥突然来看我那样，是再次让我们感受和确认彼此是同族、同根、同心的味道。

春节让我们海外华人穿越时空和故乡与亲人同感、同心、同在。